愛日精廬藏書志

愛日精廬藏書續志卷一

經部

易類

晦菴先生朱文公易說二十三卷 元刊本

宋朱鑑編 卷一闕抄補每册首俱有毛氏印記

自序 寶祐壬子

周易程朱先生傳義附錄十七卷 元至正刊本

宋後學天台董楷纂集 分卷與通志堂本異凡例後有

至正壬午桃溪居敬書堂刊行木印

自序 咸淳丙寅

凡例

周易象義殘本一卷 宋刊本

宋武陵丁易東象義 原書卷數無考是卷標題周易下經第二之三自豐至未濟凡一卷 四庫全書著錄本從永樂大典錄出重編者此則原書殘帙也

書類

禹貢山川地理圖二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程大昌撰

陳應行跋 淳熙辛丑

尚書通考十卷 元刊本

元邵武存齋黃鎮成元鎮父編輯 闕卷二卷三兩卷通志堂本卷一缺兩葉卷四缺一葉此本俱不闕書貴舊本

人人知之貴殘缺之舊本人或不能盡知之若是書者可以發闕廢歟

古者帝王垂衣而化未嘗不致意於宜民之事故治歷象察璣衡同律度禮樂刑政之必脩風土貢賦之必定讀其書於千百載之下者不先致乎此其何以識帝王之治哉昭武存齋黃氏所著尙書通考於帝王傳授則究其心法於諸儒授受則究其家法歷象則考其辰次中星閏餘歲差者焉璣衡則考其北極出入七政留行者焉律度則考其絫尺候氣相生旋變者焉類禋服器巡守就宅則於禮樂刑政有所考矣畎澮邱甸夫井地制則於風土貢賦有所考矣若輅疇若圭表若廟制若爵土之類莫不著之以

圖辨之以說上推四代下及漢晉唐宋因革異同如指之掌使孔蔡復生不易其言也惟經世之書每詳於制度而治平之學必先於格知貴氏之考豈非治平之要歟昔人謂書以道政事蓋政發於心而見之行事者也考其事而得其心者有之矣未有不考其事而能得其心者君子於此觸類而長之使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而帝王精一執中之旨在是矣時天歷丁亥冬十月建安雷機子樞父序

自序天歷二年

尚書纂傳四十六卷 影寫元刊本

元 後學王天與立大纂類集齋彭應龍翼夫增校

劉辰翁序

彭應龍序

劉坦序

崔君舉序

自序

天與子振跋至大元年

詩類

新刊類編歷舉三場文選詩義八卷抄本從陳君子準藏元刊本傳錄

元安成後學劉貞仁初編集　起延祐甲寅迄元統乙亥

凡八科是書與周易經義俱可考見有元一代經義之式

故並存之

禮類

禮記殘本八卷宋蜀大字本

漢鄭氏注　存卷一卷二卷五至卷十凡八卷每半頁十行行大字十六字小字二十一字慎字缺筆蓋孝宗以後刊本也

春秋類

春秋繁露十七卷明蘭雪堂活字本

漢董仲舒撰

樓郁序

樓鑰跋

胡榘跋

新刊京本詳增補注東萊先生左氏博議二十五卷 明書林劉

氏安正堂刊本

宋呂祖謙撰

安正堂刊板跋

自序

春秋胡氏傳纂疏三十卷 元至正刊本

【元】新安汪克寬學　自序後有建安劉叔簡梓於日新堂

木印

汪澤民序 至元戊寅

虞集序 至正辛巳

凡例

自序 至正丙戌

吳國英後序 至正戊子

小學類

新編分類增注正誤決疑韻式殘本一卷 宋巾箱本

存卷五一卷入聲一屋至三十四乏韻

不著撰人名氏

原書分卷五也每韻前列字畫之誤如穀从壳从禾作㲉非之類音韻之疑如谿谷之谷當押入三兩韻不當押入一屋之類每字下凡字同音異及字與義同者一一加以辨正頗爲精審而尤致謹於避諱凡宋代嫌諱如吉字藷字等類一一辨其當避不當避間及宋時課試失韻被黜援爲舉子之戒如八勿芴字下注云莆陽解試道者心之主寧賦士人多以芒芴字押在八

彡韻內考官以失韻不取前人爲之詩曰可憐芒芴三千字一夜抗埋古戰場亦迂闊也其不甚習見之字另列少押一類附每韻末是書自來書目無著錄者是本宋刊宋印古香襲腰雖不過備場屋押韻之用然不可謂非小學中有用之書也

愛日精廬藏書續志卷一終

愛日精廬藏書續志卷二

史部

編年類

資治通鑑綱目五十九卷 宋寶祐刊本 季滄葦藏書

題朱子撰 目錄後有武夷詹光祖重刊於月崖書堂一行卷一後有建安宋慈惠父校勘一行卷五十九後同案宋慈惠父即編提刑洗寃集錄者蓋淳祐間人也又案咸淳毘陵志卷八秩官門有宋慈亦嘗淳祐時未知即此人否季滄葦徐健菴俱有印記

神宗御製資治通鑑序

司馬溫公進資治通鑑表

獎諭詔書

與范夢得論修書帖

資治通鑑目錄序

資政殿學士中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臣克家言臣克家以紹興元年罷政事寓居於泉州陛下命相臣頤浩以書論旨俾上所藏故相司馬光資治通鑑舉要歷八十卷臣以舊本紙墨渝敝不可奏御既繕寫俾泉州州學教授臣朱克明主之分俾肄業之士讐正之恨舊本勘覆不詳謬悞脫漏尚多有之不敢以意定也臣嘗聞之長老光之修通鑑也英祖賓命之神宗實序之書成奏御之明日輔臣亟請觀焉神祖出而示之每篇始末識以睿思殿寶章

蓋尊寵其書如此光甞患本書浩大難於領畧若目錄振
取精要之語無復首尾晚著是書以絕二累時人未之見
也臣嘗獲見其藁於故徽猷閣待制臣晁說之家皆光手
書細字惟謹迺得說之所緣而傳之今達於聰聞都備乙
覽以裨聖學二柄在天之靈因宜悅豫於上惟光編例之
勤亦可無憾於九原矣 臣又聞傅說之復商宗則曰王人
求多聞又曰非知之艱仲舒之對漢帝則曰彊勉學問則
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
使還至而有效者也知言之要如二臣者可以當之矣 臣
之愚何以加此 臣克家昧死上
昔開禧大諫延平陳公自言因讀資治通鑑然後知司馬

文正公之有相業也紹聖元年大諫入爲太學官是時當路者專意遵述熙甯政事復尊王氏新說按爲國是凡元祐人才術學一切斥廢有奏疏乞用字書者事方施行又有竊議欲禁閱史籍者會冬十有二月策試諸生陳公雅欲護持此書即發揚神宗皇帝御製序篇所謂漢之文宣唐之太宗吾無間然等語指爲問目同寮見之有色駭然者雖側目瑩中而不得較也自是書雖無敢議而誦習者亦鮮矣予既遠跡林壑數嘗繙閱究觀編削之意竊伏自念志學以來涉獵史爲文詞汗漫莫知統紀徒費精神而無得也及讀此書編年紀事先後有倫凡君臣治亂成敗安危之迹若登乎喬嶽天宇澄清周覽四方悉來獻狀雖

調元宰物補相彌綸之業未能窺測亦信其為典型之總會矣惟公研精極慮歷十有九年修成本書序述既詳又別舉兩目年經而國緯之以備檢尋莫非要語猶慮本書浩博條理錯綜披卷難知而目錄所提首尾不備又不可考晚年復書舉要歷八十卷以趣詳畧之中去取益以精矣然自戰國秦項兩漢隋唐之際五胡南北十國分裂之餘日數其濛眾星爭耀偏方下士竊號僭名其事又與諸國相干者盡從懸重之文而每國名書徒然重複至於僭僞褊小竊自亡滅本無可紀以示懲勸則宜依做者之例而必載本末尚為煩冗若西漢盛日董賈名儒議論奏篇班班可述乃或遺例有未錄焉竊意公方筆削之時人兼

鈞軸尋薨於位不得爲成書也輒因餘暇畧用春秋條例就正本目錄舉要三書修成若干卷名曰資治通鑑舉要補遺以成公願忠君父稽古圖治之意云紹興四年冬十有二月武夷胡安國序

朱子自序乾道壬辰

諸儒集議資治通鑑三十六卷附宋季朝事實二卷元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

是書刊名諸儒集議續資治通鑑無所謂宋史全文也宋史全文蓋重刊時所改耳余初得宋史全文以爲元刊列之藏書志中今得是本乃知前所得者蓋明初重刊本耳是本元刊元印清朗悅目視重刊本神氣索然矣闕卷十四至十七又卷二十四二十五凡六

卷以重刊本補又卷三十一至末豐季朝專實題撰入名儒講議續資治通鑑字畫與全書迥異疑亦重刊本也

別史類

續後漢書九十卷　文淵閣傳抄本

元郝經撰　卷一年表闕

漢建安末曹氏廢漢自立稱魏孫氏據江左僭號稱吳昭烈以宗子繼漢即位於蜀討賊恢復卒莫能相一而折入於晉晉平陽侯相陳壽故漢吏也漢亡仕晉作三國志以曹氏繼漢而不與昭烈稱之曰蜀鄙爲偏霸僭僞於是體統不正大義不明紊其綱維故稱號論議皆失其正哀帝時榮陽太守習鑿齒著漢晉春秋謂三國蜀以宗室爲正

魏雖受漢禪晉尙爲篡逆蜀平而漢始亡上疏請越魏繼漢以正統體不用宋元嘉中文帝詔中書侍郎裴松之采三國異同凡數十家以注壽書補其闕漏辨其舛錯績力雖勤而亦不能更正統體歷南北隋唐五季七百有餘歲列諸三史之後不復議爲也宋丞相司馬光作通鑑始更蜀曰漢仍以魏紀事而昭烈爲僭僞至晦庵先生朱熹爲通鑑作綱目黜魏而以昭烈章武之元繼漢統體始正矣然而本史正文猶壽書經常聞搢紳先生餘論謂壽書必當改作竊有志焉及先君臨終復有遺命斷欲爲之事梗不能中統元年詔經持節使宋告登寶位通好弭兵宋人館留儀眞不令進退東𦙶抱節无所營爲乃破橐發凡起

漢終晉止限斷條目以更齊書作表記傳錄譜序識賛十二年夏五月令件使西珪借書于兩淮制使邱應雷得兩漢三國晉書遂作正史以裴注之異同通鑑之法取綱目之義例參校刊定歸於詳實以昭烈纂承漢統魏吳爲僭僞十二年冬十月書成年表一卷帝紀二卷列傳七十九卷錄八卷共九十卷別爲一百三十卷仍故號曰三國志奮昭烈之幽光揭孔明之盛心祛曹丕之鬼蜮破懿昭之城府則道術剔异端辨姦邪表風節甄義烈核正僞而折隱史傳之義理徵之典則而原於道德推本六經之初直補三史之後千載之蔽一旦廓然矣古之爲書大抵聖賢道否發憤而作屈平離騷馬遷史記皆是也然皆瞻昧一

時流光百世故韓愈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今掏幽之隸
而集是盡亦失中之得古人之志也嗚呼安得復於先君
而告卒事乎十有五日庚子翰林侍讀學士行臺宣撫使
持節入宋國信大使陵川郝經序

三國事涉漢晉參出互見百有餘年諸所記註不啻數十
百家其行於世者漢史則華嶠漢書謝承後漢書司馬彪
續漢書袁宏漢紀袁曄獻帝春秋張璠漢紀樂資山陽公
載記王隱蜀記孫盛蜀世譜郭冲五事魏史則王沈魏書
傳元魏書及傅子評斷孫盛魏氏春秋魚豢魏略孔衍漢
晉春秋陰澹魏紀吳史則韋曜吳書虞溥江表傳胡冲吳
歷虞預會稽典錄環氏吳紀於晉則于寶晉紀虞預晉書

王隱晉書謝沉晉書孫盛晉陽秋傅暢晉諸公贊徐廣晉紀皆各著一國之事以自名家獨陳壽合魏蜀吳總爲三國志號稱良史然其事多疏畧故宋文帝命裴松之爲註大集諸家之書補其遺闕各具本文下且爲考正辨其得失其諸書疏援引事類出異書者注之事顯者則不註今宜相陵川先生更正陳志凡裴注之事當入正文者則爲刪取其乖戾不合不可傳信者則置之命宗道掇拾其註新書本文下陳志之評裴注之論亦爲具載其義理悖謬者則以所聞於先生餘論爲之辨正凡書疏論議所引古今事類裴注之未備者皆爲補直事已見者不重出无所考者則闕之先生比爲新書先作義例條目以明予奪之

旨今各具本末下其書法則復發凡舉例以見其義宗道初事先生之父靜貞先生既又受學於先生先生之開府南陽辟宗道爲屬掾嘗使入宋又辟充典書狀纏綿患難十有三年故不敢不承命亦庶幾附驥尾而廁名於大典之末云宣撫司都事充國信書狀官門生河陽荀宗道序

人有恒言曰經史史所以載興亡而經亦史也昔紀帝王之政治春秋筆十二公之行事謂之非史可乎叢定於聖人之手則後世以經尊之而非及乎興亡則謂之史也古史分十七東漢而下西晉而上有三國志亦十七之一也止於陳壽之筆不可謂失三國之實獨帝魏而不知蜀之正統爲史筆之玷又前史紀傳外有書志所以載三才之

省纔梓一哉王心繼今以往天下後世有以誦習而貣德業矣臣𡩋佐時職寄江西提衡儒學省堂孜孜欽承就委董役率儒人胡元昌等詳正其字庶无訛矣工畢念不容已用紀歲月云是年秋七月既望臣𩦃𡩋佐頓首百拜謹識

雜史類

國語補音三卷舊抄本

宋宋庠撰

敘錄

別史類

東家雜記二卷述古堂精抄本

宋右朝議大夫知撫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仙源縣開

國男食邑三百戶借紫金魚袋孔傳編　格闌外有虞山
錢遵王述古堂藏書一行

自序　紹興甲寅

載記類

越絶書十五卷　明田汝成刊本

漢袁康撰

田汝成序

無名氏跋

隋經籍志越絶紀十六卷崇文總目則十五卷注司馬遷史記者屢引以爲據予紹熙壬子游吳中得許氏本訛外特甚嘉定壬申令餘杭又得陳正卿本乙亥官中都借本秘閣以三本互相參考擇其通者從之乃麤可讀然猶未

與禮樂食貨兵刑官職之异而壽皆未及尤史筆之欠此紫陽朱文公詩云後賢合更張感歎所由發也後紫陽百餘年徒增闕史者之慨巾統庚申郝文忠公以行臺宣撫持節使宋而留滯儀眞進退維谷乃繼先志修舊史破藁發凡首帝昭烈魏吳止筆其實表外有紀傳以辨崇卑而復爲八錄以補陳闕各冠以序述其從起結以議贊會其指歸考前言徵後史而損益之儀眞受一時之抑而史書流百世之芳公之榮遠矣公之先世詩書之澤鍾陵川清粹之氣嬉笑怒罵鋪張吟諷皆成文章由賦詩而至移文復三十有九卷公之文博矣若夫續後漢書暨陵川集則今之所定稱也延祐戊午集賢陳大學士以公書數奏聖

天子念故臣之可憫喜藏書之有傳睿旨恩渥俾江西行省鋟梓一哉王心繼今以往天下後世有以誦習而資德業矣臣艮係時職寄江西提衡儒學省堂孜孜欽承就委董役率儒人胡元昌等詳正其字庶免訛舛工畢念不容已用紀歲月云是年秋七月既望臣馮艮佐頓首百拜謹識

雜史類

國語補音三卷舊抄本

宋宋庠撰

叙錄

別史類

東家雜記二卷 述古堂精抄本

宋右朝議大夫知撫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仙源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借紫金魚袋孔傳編 格闌外有虞山錢遵王述古堂藏書一行

自序 紹興甲寅

載記類

越絕書十五卷 明田汝成刊本

漢袁康撰

田汝成序

無名氏跋

隋經籍志越絕記十六卷崇文總目則十五卷注司馬遷

史記者屢引以爲據予紹熙壬子游吳中得許氏本訛舛特甚嘉定壬申令餘杭又得陳正卿本乙亥官中都借本秘閣以三本互相參考擇其通者從之乃粗可讀然猶未也念前所見者皆膽寫失真不板行則其傳不廣傳不廣則私私其所藏莫克是正遂刻之蓬門以俟來者庚辰七月望日東徐丁黼書

越絕皆苦無善本近得丁文伯以蜀中所刊者見示參考頗爲可讀因刊置郡齋以補越中之闕云嘉定甲申中八月旦日新安汪綱書

吳越備史四卷 黃琴六先生手校本

吳武勝軍節度使掌書記范坰武勝軍節度巡官林禹撰

北武肅王十九世孫德洪所刊本也又棗卿黃琴六先
生據舊抄足本校
黃琴六先生手跋曰吳越備史一書遵王敏求記云家藏
舊本四卷忠懿王自乾祐戊申至端拱戊子終始歷然無
所謂補遺者又如錢城被寇命道士閭邱方遠建醮及迎
釋迦舍利建浮圖諸事今本皆失載按所云今本即此刻
本明十九世孫德洪所刊也今夏閱陳子準藏有舊抄善
本假以相勘書四卷無補遺敏求記所舉今刻本失載數
事皆備載無遺其書與刻本異同詳略處頗多今皆一一
校補中如紀閭邱方遠之卒下注方遠事迹及梁貞明詔
敕脫佚有至一兩葉者不第如敏求記所云也書中諸王

名字皆闕而不書僅舉名劉字亦以彭城二字爲代其爲北宋最先之本無疑惟明刻本第四卷止乾祐戊辰末載嘉祐丙申錢中孚紹興壬子錢煥兩跋知此書在宋時已有佚脫非盡德洪刊刻之誤也嘉慶庚辰黃廷鑑校訖識

地理類

洛陽伽藍記五卷　明如隱堂刊本

魏撫軍府司馬楊衒之撰　板心有如隱堂三字洛陽伽藍記以如隱堂本爲最善

會稽三賦　宋刊本

自序

宋東嘉王十朋撰剡溪周世則注郡人史鑄增注

史鑰序 嘉定丁丑 抄補

政書類

宋提刑洗冤集錄五卷附聖朝頒降新例 元刊本

朝散大夫新除直秘閣湖南提刑充大使行府參議官

宋慈惠父編

自序 淳祐丁未

黃氏手跋曰右宋提刑洗冤集錄五卷又聖朝頒降新例

七葉蓋元刊本也案百川書志法令門有聖朝頒降洗冤

錄一卷當即此是書原裝一冊序目後即接聖朝頒降新

例病其錯亘於中移置於後蕘翁

目錄類

籒史一卷 舊抄本

宋 黃鶴山人翟耆年伯壽述　原二卷今失卷下一卷

籒史上下二卷此卷從竹垞借抄竹垞云傳者止此一卷

其下卷遍訪之藏書家終無可得也

宋黃鶴山人翟耆年伯壽公巽參政子能清言工篆及八

分巾服爲唐裝所著籒史上下卷佚其下卷曹秋岳侍郎

倦圃藏書也此書足資博古好事家考證惜佚下卷不免

遺恨耳漁洋山人跋

寶刻叢編二十卷 舊抄本

宋 錢唐陳思纂次　闕卷四卷九卷十一十二卷十六十

七凡六卷

余無他嗜惟書癖殆不可醫臨安書人陳思多爲余收
攬散逸扣其顛末輒對如響一日以其所粹寶刻叢錄見
寄且求一言蓋屢却而請不已發而視之地世年行炳然
在目嗚呼賈人窺書於肆而善其事若此可以爲士而不
如乎撫卷太息書而歸之紹定二年鶴山翁

辛卯之秋余篋中所藏書厄於鬱攸之焰因求所闕於肆
有陳思道人者數持書來售一日攜一編遺余曰此思所
自集前賢勤定碑誌諸書之目也雖其文不能盡載姑記
其篇目地出與夫作者之姓氏好事者得而觀之其文亦
可因是而訪求余受而閱之蓋昔之寰宇訪碑錄之類而
名數加多郡縣加詳知其用心之良勤因爲之敘目夫以

它人之書刊而貨之鬻書者之事也今道人者乃能自裒一書以爲好古博雅者之助其亦異於人之鬻書者矣故樂爲題其篇端紹定五年六月改朔孔山居士書

始歐陽兗公爲集古錄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先後趙德甫金石錄通目三代秦漢而下敘次之而不著所在郡邑及鄭漁仲作系時系地二錄亦疏畧弗備其他如諸道石刻錄訪碑錄之類於所仕詳矣而考訂或缺焉都人陳思儈書於都市士之好古博雅蒐遺獵忘以足其所藏與夫故家之淪墜不振出其所藏以求售者往往交於其肆且售且儈久而所閱滋多案之輒能別其眞贗一旦盡取諸家所錄輯爲一編以今九城京府州縣爲本而繫其名物

於左昔人辨證審定之語具著之旣鋟本首以遺余求識其端凡古刻所以貴重於世歐陽公以來言之悉矣不待余言余獨感夫古今宇宙之變火焚水漂陵夷谷堙雖金石之堅不足保持載祀攸遠其毁弗存存弗全者不勝數矣矧今河洛侑隔版圖其幸而存且全可椎搨者非邊牙市不可得得或賈兼金固不能家有而人見之也則得是書而觀之猶可想象彷彿於上下數千載間其不謂之有補於斯文矣乎思市人也其爲是編志於價而已矣而於斯文有補焉視他書坊所刻或蕪穢不切徒費板墨靡楮楮者可同日語哉兪以是獲厚利亦善於擇術矣余故樂爲之書是亦栩河東述宋清之意云爾紹定辛卯小至直

齋陳伯玉爻

愛日精廬藏書續志卷二終

愛日精廬藏書續志卷三

子部

農家類

齊民要術十卷 黃琴六先生校宋本

後魏賈思勰撰

自序抄補

黃琴六先生手跋曰齊民要術爲隋唐以前僅存之舊籍其書最爲切用而久無善本嘉慶初照曠閣據胡震亨本梓入學津討原予任讐勘之役以農桑輯要校補脫誤胡本桑柘篇脫去一葉亦從輯要中掇拾補完惟出於後人徵引其中文句保無增損竄易至今耿耿今春月霄於鹿

城書肆得明人單刻本其卷首序文雜記已失疑即所云湖湘本也客邸苦雨取胡本勘之亦無甚異同蓋胡本即從此本出也同里陳君子準曾手臨吳門士禮居所藏校宋本六卷月霄假以畀余遂合照曠新刊本逐條細勘知農桑輯要所引與宋本悉合而凡徵引所未及可刊落剔刻之脫繆者復得二十之二三前後計補脫正文百餘字注文七百餘字卷五脫葉文注四百一十餘字零星羡文訛字及塡補空墨又得五百一二十字此書至是始復舊觀矣惜校宋本缺後四卷而農桑輯要中又緣非關民生樹藝者所徵引無從通校幸此四卷舊刻脫誤本少無害完書耳竊謂是書宋刊既亡傳本久苦難讀今爲月霄校

此兩册不第於愛日廬中增一異本倘將來有好事者據此重刊一洗四百年來相承之繆非爲藝林增一快事哉余自三十年來所校古籍不下五六十種而所最愜心者惟文房四譜廣川書跋二書皆從訛繆中力開真面今得此書而三矣衰年多病病燭餘光矻矻於陳編斷簡中作一老蠹魚自笑又自慰也道光乙酉拙經逸叟書

醫家類

本草元命苞九卷 抄本

元御診太醫宜授成全郎上都惠民司提點尚從善編類自序曰上古神聖通萬物之性生兆人之命因其土地之風氣順其滋植之陰陽取類而立之名全體而施之用是

以疾有藥藥有品品有族金石之粉屑津液草木之莖葉華實鳥獸之毛羽齒角蟲魚之鱗介骨皮各以其濟世之極功著其法象姓氏於來世其間溫熱寒涼之性畏忌反惡之情酸苦辛鹹之味君臣佐使之宜剛柔詳備皇農肇之伊摯宗之岐機之傳嗣而翁之華佗吳普陶隱居孟詵陳藏器蕭炳揚損之杜善方之流人人自出新意或增或損識論不一於是唐孫慎微研究考覈始集爲一書號曰大觀經史證類備急本草三十二卷一千八十二種其背撰多節目大備士不能遍識互見之文義達者亦難強記讀書之暇摭其切於日用者四百六十八品取其義理精詳治法該博纂而成章目之曰本草元命苞分爲九卷性

味主治一瞬指掌先後次第舊本頗殊以空青爲玉石之先故居玉石之首硃砂黃石脂雲母磁石次之如本草以雌黃法土藏雌黃感金精之氣產山之陰者爲雌況無主脾之義非若黃石脂養脾而有玉石之性耳故取聖濟經爲正其於礬石次之石膽食鹽類以鹵鹹則質同而性相近也如天門冬次之麥門冬柴胡類以前胡則質異而氣相同也陸英蒴藋同爲一說赤箭督郵從而附之凡此之類不可悉舉方今聖朝崇尚醫學設立醫官作養人材考試出題以難素爲經疑仲景爲治法本草爲藥性然則本草之書非醫家者流所當孜孜汲汲者乎後覺之士欲求繁冗於大觀三十二卷一千八十二種之內不若求簡易

於元命苞九卷四百六十八品之中古方畢萃於采摭之要言捷法爲删於效驗之成說持此心廣朝廷好生之德於倉卒不虞之地或有取焉時至順改元之明年書於上都惠民司寓居之正己齋

夫子有云學詩多識草木鳥獸之名加以爾雅大戴禮玉篇所集類何啻萬百雖能知物之名未若本草論性辨味之約而精也吾友倘君仲良天賦機穎自總角而志於醫初受業於信之張先生盡得其脉訣方術余嘗下血夜數十起迨曉骨立而無人色投一劑而愈因詰之曰君術出衆年未艾方今太醫院並一時俊彥舉賢如不及若壯游觀光必得攀附以展素志而行所學未幾仲良挈家𦂳揚

踵門請謁者無虛日有亟命羣醫不能訣者相與之持論
命藥則愈嘗曰某人將得氣疾某人病雖平復至秋復作
不可療矣衆哂之至期果然於是能名大振達于朝一辟
爲太醫再選爲御診侍藥帷幄出入廟堂下至百辟羣牧
士庶相往來討其治功居多中書以聞乎車駕春秋行幸
官設惠民司提點久弛數奏授以官命往治焉居三載謹
公斂擇良藥官民賴之至重以庚帛爲謝久之得捐家財
構藥局與夫官廨朝廷嘉之再授宣復其任及代宣授提
舉江浙醫學俾仲良授業發軔之地比同晝錦焉于方寸
琴川遺价以所編本草元命苞見示求叙于予欣然曰仲良
明於醫官既顯矣而能孳孳無倦一抄書猶勝讀三過何

況次第編修於所學大有益矣世貴世醫君學自童子又貴老醫君年逾耳順長以積善累功爲己任與脉藥相爲體用焉況人有偶爾致疾或衰老不免疾有暴戾者自作其孽君能審治之不以此而易其方寸也雖然良相良醫之分在乎達不達原其活國回生調理四時以一身之陰陽合乎天地使順而不亂則一而已昔唐陸贄既罷相杜門絕客惟抄肘後方以卒歲亦豈非此意歟仲良有幹能倘使爲政而兼行其術將見其爲全才矣至元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奉議大夫平江路常熟州知州友人班惟志叙

神農氏一日嘗百二十毒草不皆毒也而毒之類如是小計之而不足則歲計之人間世之毒草甯有　平茂陵劉

瑯有志長生之事他日西桃阿母語之曰薑菊澤舄苟杞伏苓昌蒲麥門絕勝黃精草類頗多　有數千子得服之可以延年然則西桃阿母之所謂此類數千之可以延年者必神農氏嘗之而不壽之者也或曰奇疾之害人人莫不毒之而仁人長者之劑不足伐其毒必決裂瞑眩之藥始足以伐之譬之兵焉以羼焉萎薾之師頓之堅壘之下謂之玩寇則可謂之伐畔則有摧鋒挫銳立須其潰敗而已耳能保其勝敵哉在易之師聖人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果若人言神農氏之本草毒之可去者皆藥也亦何嘗不可留也耶太一子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下藥養病夫惟留者如短折傷殀制之在我而不制之於天於其盛壯

充脫之時壹以上藥爲湯羊之灌溉可使終身無疾而觀萬物芸芸之復復命之機括庶幾在此其不知上藥之可倘者游於寢飯日肆其情於伐性之場病適然而中之斯須頃刻或足以傾覆其命厥躬之不自悼卒以歸咎於醫師之弗勤而藥肆之不能神烏乎其真未讀本草元命苞之書乎本草舊爲三十二卷千八十二種該類附相動數十萬言覽者厭倦大名倘仲良取其關絡於命脈之元氣而必效於人者四百六十八品撮其方味制治省文便[illegible]通六萬言板而行世名曰日本草元命苞如草木之有苞色色備具董爲帙九卷可以攜之巾笥南轅北轍懷袖位置指掌一閱而完然有補於衛生之經爲人臣者不可以

无此書若養癰而恬不之危復護疽而盲不之思爲人子者不可以無此書勤汲水而不知役釜竈之成丹悲風木而不　餌玉首之遷童儒家者流瀾翻百氏脫從祿下邑銜命遠程不幸而樹狀莫與伏杭告憊殆間一二爲牆壁之問色色皆藥昔者葛稚川嘗徧歷名山而留之抱樸之書矣一由旬覓所見草木無非是藥昔者耆婆童子以針筒藥囊目隨得光明木照見病人身一切病矣孰謂孫思邈見嶽千金之外無能踵之千載者林林宇宙生意常續謂千載之下無能續千金之論者則是厚誣天下後世也然則五方聰恪明敏之士盡以本草元命苞爲國醫上藥之命脈乎仲景只於處方嘗爲傷寒圖一證一藥子嘗爲

之序今復爲序此書子墨子之言曰譬若藥焉夫子食之以藥其疾豈曰一草之本而不食哉有得吾說而味之歸而本之仲且之所爲書又何止一草之本海栗老人馮子振序并書

術數類

焦氏易林四卷 陸氏敕先校宋本

漢焦延壽撰

王俞序

黃伯思校定易林序

雜識

祀驗

陸氏手跋曰從兄蓋臣向假得瞿鏡谷宋校本易林勘得別本別本字句頗與余借校此帙未及卒業而罷距今已十有一載而蓋臣遺世亦已五年矣頃從友人借得鏡谷校本勘畢復勘一過後多是正遂于此書無憾蓋宋本出之牧翁家藏絳雲一炬久爲刼灰此書種子幸留人間亦可寶也按鏡谷云宋本本有余注未及舉錄失之一時奪之千載能無奇書不傳之嘅丁未仲夏九日燈下記常熟陸貽典

雜家類

崔豹古今注三卷 明嘉靖刊本

晉崔豹正熊撰

陳鈇鋟梓跋 嘉靖癸巳

習學紀言序目五十卷 舊抄本

宋葉適撰

習學記言序目者龍泉葉先生所述也初先生輯錄經史百氏條目名習學記言未有論述自金陵歸閒研玩群書更十六寒暑迺成序目五十卷子家既以先志編次誌今越帥新安汪公鋟木郡齋又囑之宏揭其大指於書首竊聞學必待習而成因所習而記焉稽合乎孔氏之本統者也夫去聖綿邈百家競起孰不曰道術有在於此獨先生之書能稽合乎孔氏之本統者何也蓋學失其統久矣漢唐諸儒皆推宗孟軻氏謂其能嗣孔子至本朝關洛驟興

始稱子思得之曾子孟軻本之子思是爲孔門之要傳近世張呂朱氏二三鉅公益加探討名人秀士鮮不從風而靡先生後出異識超曠不假梯級謂洙泗所講前世帝王之典籍賴以存開物成務之倫紀賴以著易彖象仲尼親筆也十翼則訛矣詩書義理所聚也中庸大學則後矣曾子不在四科之目曰參也魯以孟軻能嗣孔子未爲過也捨孔子而宗孟軻則於本統離矣故根柢六經折衷諸子剖析秦漢迄於五季以呂氏文鑑終焉其致道成德之要如渴飲飢食之切於日用也指治摘亂之幾如刺膚中膏之速於起疾也推迹世道之升降品目人材之短長皆若繩準而銖稱之前聖之緒業可續後儒之浮論盡廢其切

理會心冰消日則無異親造孔室之閫深窺有宗廟百官之美富故曰稽合乎孔氏之本統者也至於憂時慮國不捨食息思爲康濟嘗追恨唐初務廣地而兆夷狄內侵之禍中世廢府兵而驟　養兵之患本朝承平未遑悛定弱以強敵垂亡邊方數徵肇壘將絶遂爲役總特祀而未傳嗚呼誰能知先生苦心哉然賈誼分封之策至武帝卒能寬同姓之憂烏重胤欲殺藩鎮之權我宋實用以弭五代之禍舉天下之勢變而通之存乎其人而已先生之書所望於後人者豈易量哉之宏之序是書固不容無所表見於斯也嘉定十六年十月日門人山陰孫之宏序

余曩得林德叟所傳水心習學記言前後兩帙一自書詩

春秋三經歷代史記五代史大抵備史法之醞釀集時政之得失所關于世道者甚大一自易禮論孟五經諸子說呂氏文鑑大抵究物理之顯漸著文理之盛衰所關于世教者尤切今徐偉夫搆至一本乃用諸經史子前後排比節聚爲一書總五十一卷發以序文謁余鋟板郡齋丁未竟趙振文來具道水心著述前後 所得于德叟者同余嘗反覆抽繹其故此分彼合要皆不爲無意讀者庶有考焉德叟名居安瑞安人偉夫名之宏餘姚人振文名汝鐸今居樂清皆水心高弟云癸未長月望日新安汪綱仲舉父書

履齋示兒編二十三卷舊抄本 吳方山藏書

宋廬陵郡先生孫奕季昭撰　卷首有吳岫印記

自序　開禧元年

胡楷跋

小說類

山海經三卷　毛氏斧季手校宋尤袤本

晉郭氏璞傳　每卷首末俱有虞山毛扆手校印記

郭璞序

劉秀校定山海經上言

山海經十八篇世云夏禹爲之非也其間或援啟及有窮
后羿之事漢儒云翳爲之亦非也然屈原離騷經多摘取
其事則其爲先秦書不疑也是書所言多荒忽誕謾若不

可信故世君子以爲六合之外聖人之所不論以予觀之則亦無足疑也方天地未奠之初彝倫攸未始有序也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則人與禽獸未能有別也夫性命之未得其正則賦形於天者不能一定其說異固宜邃夫天尊地卑而乾坤定於是手持足蹈以爲人戴角傅翼以爲鳥獸類聚羣分始能有以自別而聖人者出而君長之以爲人者不特其形之如是也又從而制爲仁義禮樂以爲之尸丈俾之自別於禽獸而人益尊故夫人者其初亦天地之一物而特靈者耳自今觀之凡若遂言之所言故多怪誕自古觀之則理固有是而不足疑也是書所載自開闢數千萬年遐方異域不可詰知之事蓋自禹貢職方

氏之外其辨山川草木鳥獸所出莫備於此書又秦漢學者多引山海經茲固益可信古書得存於今如是者鮮矣則豈不可貴且重乎始予得京都舊印本三卷頗疏畧繼得道藏本南山東山經各自爲一卷西山北山各分爲上下兩卷中山爲上中下三卷别以中山東北爲一卷海外南海外東北海內西南海內東北大荒東南大荒西大荒北海內經總爲十八卷雖編簡號爲均一而篇目錯亂不齊晚得劉歆所定書其南西北東及中山號五藏經爲五篇其文最多海內海外大荒三經南西北東各一篇并海內經一篇亦總十八篇多者十餘簡少者三二簡雖若卷帙不均而篇次整比最古遂爲定本予自紹興辛未至今

三十年所見無慮十數本參校得失於是稍無舛訛可繕寫其卷後或題建平元年四月丙戌待詔太常屬臣望校治侍中光祿勳臣龔侍中奉車都尉光祿大夫臣秀領主省建平實漢哀帝年號是歲劉歆以欲應圖讖始改名秀而龔則王龔也哀帝時朝臣有兩名望者一則丁望一則蟜望而此疑爲丁望云淳熙庚子仲春八日梁谿尤袤題

己亥六月旣望獲觀山海經於沈辨之有竹居後有尤延之跋尾敘之甚詳古書之流傳於世日漸散落而新刻又多舛謬能不爲之三嘆文彭

毛氏手跋曰山海經舊無善本于毅與季氏見宋刻三冊

保尤延之校刊者㯃李項氏故物也有文三橋跋滄葦沒其書散爲雲烟後闕歸於崑山徐氏無由得見近爲郡友所購隨與借校板心分上中下其尤序文跋亦影寫之行數葉數皆鈎以識之他日從此錄出亦可稱善本矣乙酉季春毛扆識

漢武帝內傳一卷 抄本 從陳君子準藏舊抄足本影寫

不著撰人名氏

伯宇跋

黃琴六先生手跋曰漢武帝內傳一書凡太平廣記所錄及明漢魏叢書諸刻皆非完帙向稱汲古閣刊道藏本爲最善借傳本亦稀今春從陳子準處借得舊抄足本讀之

知俗本皆删節過半即毛刻亦多脫落益見舊本之足貴
矣爰倩表弟陳竹亭影寫一帙藏之復取宋人續談助中
節本彙諸刻細校一過間有舊抄譌脫而他刻得之者附
注於旁以備參考又談助卷末跋中載有唐道士跋詳淮
南八公姓氏爲他書所未經見與玉海中所引合并錄之
又內外傳本一書如吳越春秋之例外傳創內傳之下卷
自删本僅存內傳不知者遂以外傳爲别一書觀談助跋
語自見然不得此本又孰從而證明之耶嘉慶庚辰黃廷
鑑校訖識

愛日精廬藏書續志卷三

愛日精廬藏書續志卷四

集部

別集類

分類補注李太白詩二十五卷 元刊元印本

宋舂陵楊齊賢子見集注 元章貢蕭士贇粹可補注 目錄後有建安余氏勤有堂刊木印是頁板心有至大辛亥三月印一條

李陽冰序 寶應元年

樂史後序 咸平元年

翰林李君碣記 劉全白撰 貞元六年

宋敏求題後

曾鞏後序

毛漸跋 元豐三年

李太白年譜 薛仲邕編

集千家注分類杜工部詩二十五卷 元刊元印本

宋東萊徐居仁編次臨川黃鶴補注　楊蟠觀子美畫像詩後有積慶堂刊木印是頁板心有至正戊子二月印一條

新唐書本傳

杜工部墓誌銘 元稹撰

韓愈詩

李觀補傳

王洙序 寶元二年

孫僅序

王安石序 皇祐壬辰

胡宗愈序 元祐庚午

曾嵓序 紹興癸酉

王琪後記 嘉祐四年

王彥輔增注序 政和三年

鄭卬音義序 紹興辛亥

鄭卬跋

孫何歐陽修王安石張伯玉楊蟠詩

王摩詰集卷十 何氏義門手校本

唐王維撰　卷十工部楊侍書夫人王氏墓誌銘寂寞安禪其三下恭讀

欽定全唐文注下闕此本校補銘二首凡二十句四十八字

何氏手識曰戊子借毛斧季宋槧影寫本倩道林叔校過焯記

又曰摩詰集先借毛斧季十丈宋槧影寫本屬道林叔校過康熙己亥又借退谷前輩從東海相國架上宋槧本手抄者再校此集庶可傳信矣記示餘兒

唐李長吉歌詩四卷外卷一卷　抄本傳錄

從陳君子準藏舊抄本

宋西泉吳正子箋注須溪劉辰翁評點

舊有長吉詩固喜其才亦厭其澀落筆細讀方知作者用

心料他人觀不到此也是千年長吉猶無知己也以杜牧之之鄭重爲序且取二三歌而止始知牧亦未嘗讀也即讀亦未知也微一二歌詩將無道長吉者矣謂其理不及騷未也亦未必知騷也騷之荒忽則過之矣更欲僕騷亦非也千年長吉余甫知之耳詩之難讀如此而作者常嘔心何也

樊川反覆稱道形容非不極至獨惜理不及騷不知賀所長正在理外如惠施堅白特以不近人情而聽者惑焉是爲辨若眼前語衆人意則不待長吉能之此長吉所以自成一家歟

李長吉舊藏京本蜀本會稽本宣城本互有得失魯上黨

鮑氏本詮次爲勝今定以鮑本而參以諸家箋注則得之臨川吳西泉批點則得之須溪先生　評論并附其中齋居暇日會粹入梓庶幾觀者瞭然在目至正丁丑二月朔日復古堂識

會昌一品制集二十卷別集十卷外集四卷葉氏石君手校本

唐李德裕撰　每册首俱有樸學齋印記

鄭亞序

崇禎庚辰冬十月名山藏收藏次年冬十月重裝

葉氏手識曰戊子年夏假得太原張孟恭所藏蘇州文衡

跋 下洞庭葉石君記

白氏文集七十一卷毛氏子晉斧季合校本

唐白居易撰　斧季所據宋刊本今藏金吾家此本因毛

氏父子手跡故並存之

元稹序

毛氏手識曰庚午歲予在京不敢研朱借於邸邊宋版訂

句讀在丁卯春秋故用印色

黃氏手跋曰目後雌黃書二行是子晉手跡卷中句讀有

晉字小圓印其朱筆皆斧季字跡所補缺頁畫烏絲欄者

亦出斧季手

又曰琴川張君月霄藏有宋刊本白氏文集假歸命長孫

秉剛校勘一過知斧季用朱筆校者即據張君所藏本也

茲校亦用朱筆恐與斧季混因載於格闌外其行間字以

朱筆點於旁所以識別也

兼剛手識曰道光甲申以常熟張氏所藏宋本手校一過

并鈎行欵壽記

無爲集十五卷舊抄本

宋楊傑撰

國家以文教作成海内近二百年主上紹開中興息焉論道者一紀於茲比詔有司修建太學益以儒術粉飾治具漸磨士類未始須臾置也無爲在淮右小壘而多名士侍講楊先生名傑字次公道號無爲子實一時文人公自妙齡擢科以雄文妙賦醞德懿行得名於時中間立朝議禮樂因革人尤多之晩年嘗奉使過太山觀日出於絶頂

之上重九日賦詩舉酒於華川蓮花之峯權被詔從高麗僧統義天遊前輩以謂皆以王事而得方外之樂故於瞿曇尤造理窟當時如大丞相王公內翰蘇公悉印可之年七十而終生平所著文集湮沒未傳於世吁可惜也歲在重光作噩之冬士彩謁愚假守是邦服膺侍講公之名舊矣視事之初首謁公文於搢紳間歲餘搜獲不一公遺辭典麗立意與妙因刪除其蕪類及其有補於教化者編次成集將以爲學者標準上佐吾君偃武修文之意不其韙歟其詩賦碑記雜文表啟共分爲一十五卷若釋道二家詩文則見諸別集云紹興癸亥歲夏四月左朝議大夫知無爲軍兼管內勸農營田事趙士彩謹序

宋名家詩文全集余家藏亦不少偶造白門向屯部周浩若索與書首川楊次公無爲集十五卷見貽乃趙士㣧所編鏤版於紹興癸亥年大書深刻紙墨雙妙亟命童子三四鈔五日夜之力依樣印書雖字畫不工皆余手訂正者又得葉石林建康集章草頴石刻皆快事也崇禎十六年八月九日石城橋下雨航毛晉

類編增廣黃先生大全文集五十卷宋乾道刊本

宋黃庭堅撰　凡古賦一卷分四門古律詩二十二卷分一百四門雜文二十六卷分二十二門樂章一卷合五十卷是書自來儲藏家無著錄者惟絳雲樓書目有類編增廣山谷黃先生文集十六冊當即此書闕卷十三至十八

抄補目錄後及卷二一卷六等卷後鈐方印一文云安閒國假是元邱卷二十四二十五四十五四十七後鈐方印一文云累代仕宦濟白傳家開封史氏

麻沙鎮水南劉仲吉宅近求到類編增廣黃先生大全文集計五十卷比之先印行者增三分之一不欲私藏庸鑱木以廣其傳幸學士詳鑒焉乾道端午識

韋齋集十二卷附玉瀾集一卷 明宏治刊本

宋新安朱松喬年撰玉瀾集新安朱槔逢年撰

傅自得序 淳熙七年

劉性序 至元三年

尤袤玉瀾集跋 淳熙辛丑

豫章羅先生文集十七卷 明成化刊本

宋羅從彥撰 前有年譜 元曹道振編

柯潜重刊序 成化七年

歐陽修撰集七卷 抄本

宋歐陽澈撰

予爲兒時聞德明歐陽公日記數千言落筆便有可觀雖坐客十輩隨事泛應捷若發機意其胸奇氣逸必有異於人者比於其孫國平家得其遺文一編大抵咳唾揮斥之餘十百不存一二讀之凜然皆有下筆之思迹其盛氣横譬如爲鈞強弩引滿向敵雖未能保其必中勢必一發逝後己稽諸前人抑太白之流乎自遇明皇妃子而逸氣少

舒故得以文配杜而爲一代詞人公遭靖康橫洪之變志
身拯溺不暇規行故得以忠配陳而爲中朝義士皆不世
才也至所存緩急之殊宜所造淺深之異趣以此易彼世
必有能辨乎姑取其文之近似而可喜得古律詩詞書語
凡十有七次而編之名曰飄然集觀者得此亦足想公之
爲人矣公諱澈派自廬陵郡世家崇仁西者死於京師時
年三十一追贈朝奉郎祕閣修撰專詳國史自公以忠言
沒天下痛惜迨今不衰思其人猶及於甘棠況於其文於
是環溪吳沆爲之序紹興二十六年也
夫子有言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又曰斯民也三
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嗚呼人稟天地之靈則與生俱生

者直而已矣反之而縮養之而無害浩然之氣无所往而不自得焉至其蹶邪念世殺身成仁謂非同歸一揆不可也世道有隆汙風俗有振靡惟天地之正氣未嘗不流通于人心於是可以見天地之心矣崇觀政宣以來直氣衰絕興至靖康而陳歐二君奮焉而與今觀其策所願行者皆天下之共欲也所願去者皆天下之共惡也夫然後知直氣之在天地間故未始衰且絕也其幸而祥風慶雲充塞宇宙其不幸而嚴霜凍雹摧拉木草抑亦偶其所逢而于元氣之初果何尤哉二君之生雖罹酷濫于誤國之奸臣二君之死旋被褒榮于悔過之望主名節凜凜又將與天地相爲終始矣陳君言論風旨謂最當時傳於故府足

以不朽歐陽君慷慨激烈抗議彙邁而其遺文獨未概見余來佐郡實君之鄉得其靖康所上三書及詩文百餘首輯爲一編釐爲六卷刻而布之俾與陳君並駕齊驅以不孤中興倚命之詔蓋聞南都之禍陳君從容區處泰若平日人或以爲二君優劣之辨嗟夫陳君處六館知朝廷之政詳故其言雖深切而告中時務伏闕紛紜分死久矣歐陽君僻在江右起於疏賤不勝忠憤故其言尤峭直而容有未審忽斧鉞不能斷葬倘忍以優劣議哉昔張許固守睢陽以蔽江淮厥功茂矣兩家子弟猶不相知由今觀之巡信忠矣遠將不得爲忠臣乎論二君者盍有貫於斯時

嘉定甲申歲重午日會稽胡衍序

李至剛序永樂丁亥

王克義序永樂丁酉

唐光祖跋永樂丙申

吳溥序洪熙元年

王鐸跋嘉靖七年

吳道南序萬曆甲寅

鄮峯眞隱漫錄五十卷抄本

宋史浩撰門人周鑄編

周益公文集二百卷澹生堂舊抄本

宋周益公必大著

國朝知制誥掌外制是謂從官必召試中書而後除不試

號爲與禮夫仕而至此非臺省英俊則中外揚歷之人誰不知其能文所以試者觀其敏也蓋政事堂本在禁中宰執朝退房吏得除目以詞頭授詞臣具草錄黃付吏部告院書印如式乃進御下閤門給爲其付受經由皆有時刻不容少緩故歐陽文忠公外制序云除日每下率不一二時已迫丞相出不得專思慮工文字而劉原父立爲一揮皇子公主九制千言非自誇其敏蹌吏偶稽遲勢使然耳元豐以前官號三字爲直舍人院官制行知制誥衍歸翰苑正曰中書舍人實治中書後省資淺則曰直舍人院或先罷後除初輪日草詞繼分六押隨房書黃命令有不當者繳奏此定制也南渡草創三省在皇城門外六押僅

除三員又多兼攝召試故事亦廢除目出則先給信劄付
其人所謂詞命急者數日纔或累月親與壬午秋必大以
起居郎被旨兼權舊積制頭頗多在職纔踰半年而草二
百九十六制雖忤旨近得請奉祠後十年當乾道壬辰再
以禮部侍郎兼權不一月又坐論事丐免遂以他罪去國
僅得二十三首嘗攷韓退之元和九年冬以考功郎中知
制誥十一年春遷中書舍人是夏方改右庶子在職首尾
三年今外集止存崔羣戶部侍郎一制初云地官之職邦
教是先末云選賢舉能於今惟重擇才經賦自古尤難凡
命版曹何嘗不主理財惟退之先及邦教而以經賦二字
終之可謂深合經旨惜乎不如常楊元白制草之盛傳也

雖然古今吏官例於詞命加以鏟削觀順宗實錄制冊溫純典雅殆軼秦漢不類當時之文其經退之潤色何復何疑是固專事一節也必大初攝時止行下三房文書恨不能達訓戒於除授之間後方掌吏房左選草沈夏戶部侍郎制首云舜命司徒在親百姓末云俾予既康人之驅致無愆之說蓋欲師法退之之為一則又曰幾而罷因省吏錄本來獻乃藏之是歲四月朝散郎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賜紫金帶魚袋周必大序

陸游序　開禧元年

蠹齋先生鉛刀編三十二卷　抄本

宋周孚信道撰友人解百祿伯時編集

歐陽公之序蘇子美曾南豐之序王平甫皆悲其不遇以死其言反覆哀抑有大不釋然者人之讀之知其辭之發而不知其意之切也夫二公之材高視一世文可施諸典册詩可薦諸聲歌而坎壈流放曾不得少用其所長而夭死繼之一時交舊論次其平日之文序其窮而閔其志能無哀乎所以深悲而痛恨者自其情也余之師友周公孚字信道自號　齋天資穎悟七歲通春秋左氏傳既長於書無所不闚博聞彊記而尤邃於楚騷遷史唐韓杜氏之詩文國朝諸公名世之作出入貫穿造詣其畛域掇拾其精華始刻意於詩以後山爲法其後由陳而黃黃而杜屬思高遠鍊句精穩少而工壯而新晚而平淡爲文

長於叙事簡絜而峻厲不喜雕積雕繪循理而言理盡言止公之於詩文蓋如此登第十年始爲眞之郡博士竟卒於官仕止於一命壽不登五十其窮殆與子美平甫類而不逮二公者二公所與遊皆一代宗工足以自託不腐公常恨不及見前輩不斷今之人知一時顯人亦未有能知公者以故名未大耀公既没之二年平陽解君伯時得公之遺文古賦古律詩表牋啟書序記疏青詞贊碑銘共三十卷曰日鉛刀編者屬余爲之序余少從公游其學蓋得於公老不如進思公之不復見也未嘗不潸焉以悲伯時公之死友也嘗仕爲尙書省監門與公一言棄歸力學其志操有足尙者公之自眞歸葬也伯時嘗護之力焉多翟

公有言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余於伯時見之康熙己亥中
秋六日京口陳珙序

百衲與嚴齋先生從游辱知遇最深男瑀受業於先生之
門積有歲時盡得先生家藏詩文三十二卷先生平日盡
力於斯文於詩尤刻意舊句多所更定與昔少異不敢私
藏於家命工鏤板以廣其傳學古君子覽之始知余拳拳
之志焉康熙己亥重九日鄖延解百衲伯時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一百九卷 影寫明安國本

宋魏了翁撰

藝祖救百王之弊以道理最大一語開國以用讀書人一
念厚蒼生文治彬郁垂三百年海內興起未艾也而文章

亦無慮三變始也厥五季之委薾而崑體出漸歸雅馴猶事織組則楊晏爲之倡已而同膺漳川黃雕返樸崇議論厲風節姿以關世教達國體爲急則歐蘇擅其宗已而濂溪周子出焉其言行道德參務而惟文之能藝焉耳作通書著太極圖大本立矣餘有所及蠡不多見味其言藹如也由是先哲輩出易傳探天根西銘見仁體通鑑稍纂述擊壤象詩歌論奏王朱而講說呂范可謂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矣後生接響謂性外無餘學其弊至於志道志藝知有語錄而無古今始欲由精達粗終焉本末俱舛然則言之不文行之不遠亦豈周子之所尚哉此淵於鶴山魏公之文而兼有感也南渡後惟朱文公學貫理融訓經之

外文青史馥騷情雅思體法畢備又未幾而公與西山眞
公出爲淵生晚不及見考亭之典型獨幸接二公之緒論
嶽在丙申趙公假督鉞道吳門淵辱兼知　元故　讀
公詩文爲尤熟公薨背十二年而二子曰近思克愚粹遺
稾刻梓屬淵序發之淵竊惟公天分穎拔早從諸老游書
無不讀而見道卓守道約故作爲文章深衍閎暢微一物
不推二氣五行之所以運微一事不遡三綱九法之所以
尊言己必致知力行言人必均氣同體神怪必不語老佛
必斥擯以泝一祀述一詠歌必勸少謝多必情發禮止千
變萬態卒歸於正及究其所以作則皆向體要而循法度
浩乎如雲洶空而莫可狀凜乎如星寒芒而莫可干蕭乎

如風穀波而皆自然也其理到之言歟其有德之言歟程張之問學而發以歐蘇之體法歟公文視西山理致同醇麗有體同而豪贍雅健則所自得故近世言文者曰真魏要皆見道君子歟公早擢巍第晚踐政途然身未嘗安於朝廷之上使得行其言以措諸世如藝祖之訓而用之詎止如今所稱者而天不假以年故所可見者文而已惜哉

淳祐己酉夏宛陵吳淵序

端平二年冬潛以右文殿修撰知太平州時文靖魏公孫樞筦督視江淮京湖軍事其始辟幕府領袖之士毋慮天下選然率以時好向背違不就潛於公非交游知舊亦驟辱拔引爲上客或謂潛曰盡審諸潛曰公善類之宗也可

無從乎乃正焉追公於湓浦之上雖玉帳賓籌專務戎事而暇日尊俎笑談護見公高文大册及聞公崇論宏議曰充然有所得也嘗曰學必本六經之謂正學道必本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之謂正道彼邪說詖行是乃制榛闢而遏之則理到文醇矣至於天文地理禮樂律歷官制兵法典章文物莫不究極纖悉如辨白黑而數一二潛益信公根柢學問枝葉文章落陳啟新翼華抵實天出神人不可羈控兆豈偶然之故哉後二年公歿潛哭之慟涕曰天喪斯文矣又十有五年公之子近思克思相與蒐遺亡輯有正集外集奏議凡一百卷將鋟梓行於世既屬叔氏序其首又俾潛曰子爲我申言之潛竊謂渡江以來文脈與

國脉同其壽叢自高宗書司馬文正公資治通鑑謂有益治道可爲諫書自孝宗爲蘇文忠公文集御製一贊謂忠言讜論不顧身害洋洋聖謨風動四方於是人文大興上足以接慶歷元祐之、至乾淳間大儒輩出朱文公倡於建張宣公倡於潭呂成公倡於婺皆著書立言自爲一家凡仁義之要道德之奥性理之精微所以明天理而正人心立人極而扶世教使天下曉然知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中國之所以興於殊域吾道之所以異於佛老有君臣而不蝕其綱常之正者功用宏矣永嘉諸老如陳心齋葉水心之徒則爲制度器數之學如日實用以博洽相夸雖未足以頡頏二三大儒然亦有足稽者寥寥四五十載我公

嗣之識照古今而不自以爲高忠貫日月而不自以爲異物望在生民名望在異域文章之業在天下後世蓋所謂兼精粗一本末集乾淳之大成者也惜其位不稱德命不待時不及相明天子以興禮樂致太平而斯文之澤所見僅止於此悲夫公諱了翁字華父邛之鶴山人天下士師尊之曰鶴山先生云淳祐辛亥四月哉生明太中大夫新除參知政事同提舉編修敕令同提舉編修經武要略金陵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七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吳潛後序

余髮未燥聞鶴山先生名年志學誦鶴山先生文先生將漕鄉邑伯仲叔季從先生游余於定省餘暇獲聆先生謦咳惜年少不敢犯互鄉之譏既冠束書蜀學　門而

先生已得君致身清要勢分愈隔壤歲乙酉余忝以春秋
薦第謂可借玉階方寸吐平日欲言繼先生芳躅得旨免
臨軒斯文機緣似與先生不偶越二十餘載僥倖分倅靖
南嘗記先生鶴山書院記有曰山　瀕繁　皆謂是行之
何風月之足云余謂夫子所居召伯所憩忠信可行余何
幸焉適郡太守趙先生長翁氣味相投一見傾蓋至之日
謁宣聖造書院講釋菜禮覩先生道德顏容如夢寐所見
暇日索先生文集長翁以姑蘇所刊本惠教焚香細玩凡
關宗社之休戚邊庭之利病敵情之眞僞世道之厚薄畢
萃此書有則　則書余自顧此行所得亘不淺也惟字
畫尚舛訛費點勘擬命工刊正旋以進　去攜　本至京

邑偶當對緝先生精論稱旨出守涪陵繼叨　臬距先生
裒鄉百里許家有先生遺藁刊正之局方開嘉定法椽趙
與楷　得於先生　翁　相過字賚楮紙墨尋意無以
出其右寡熟讀則舛誤猶姑蘇本既而　餘何璟漕幕朱
景行昌　盧　皆以所藏先生雅言周禮折衷大魁之作
來至如墓誌書劄等文　與大全集者項背相望類
編比姑蘇　陽二本加詳焉余謂是編不容不再刊之先
生殘稿斷簡散落人間未易裒集役命漢嘉士楊起貞偕
寮友日夕相與校正虜工鋟梓嗚呼天喪斯文則已若猶
未也則開卷瞭然百年之利害百年之得失百年之安危
如著龜前知其或繼之者雖百世可知也本集已有退菴

之序履齋之文可以爲重矣余何詞深悵四部多壘

則取之於驚　則取之於樽前紙墨則取之於散亡

要以趾紀斯文之不墜若日字楷工巧墨妙紙良將有望

於方來開慶改元夏五月甲子　生朝請大夫成都府路

提點刑獄公下缺

邵資序　嘉靖壬午

暢華跋　嘉靖癸未

可齋雜稿三十四卷續稿八卷續稿後十二卷　抄本

宋李曾伯長孺撰嗣男杓編次

稾以雜名非純也余自弱冠共予職既而從諸公幙府中

外浩穎不靈終其身吏俗中間隨事以醻應托意於模寫

自少而壯壯而老夭閼剣臠者多矣其幸而厪蒙藥餌不
復可記憶篋中斷語零落本無足采年來憂患摧折思致
愈不逮前一日與書塾親友偶閱舊作一二有勸以刊諸
梓示兒曹者姑俾芟次之杜園綴輯淺近卑陋終不及君
房語譬諸山肴野蔌聊爾雜陳倘俎諸五侯之鯖當覆然
一笑濬稿于子夏五且日可齋書于荊州杞梓堂

上君子生斯世功業文章其本雖一而不能兩全者天也
本朝功業之盛莫如韓范忠獻春雨酤樽之篇膾炙人口
至辨論新法一疏精於絲衛諸儒有所不逮由上之人以
出於強至疑之矣文正岳陽樓記精切高古而歐公猶不
以文章許之然要皆磊磊落落確實典重鑿鑿乎如五穀

之療飢與世之絺章繪句不根事實者不可同年而語也

可齊李公早以功業自許而詩文操筆立就精妙帖妥受

山時流余屢與朝夕每歎其得於天者厚一别將二紀而

公功業赫奕於時一日貽書以其在荆襄著述二編見示

且曰蠹魚活計我尙願留情焉余熟覩而嘆曰功業文章

難兩全久矣而公之志欲兼之顧今邊事孔棘公以一身

横當荆蜀之衝屹然如長城萬里上之倚公不啻韓范豈

當復與書生文士校短長於繩尺間哉諸葛孔明出師一

表前輩以爲與伊訓說命爭光才德之盛固有不期然而

然者此余所期公於異日者也余既以此意復于公仍書

以遺湖北倉使劉邢甫鏤俾刊之編首益相勉厲以盡朋

友之義云賢祐二年龍集甲寅閏月上澣翰林學士中大夫知制誥兼秘書監兼修國史實錄院修撰兼侍讀尤焴

序

先公少保觀文可齋雜續三稿杓侍官荆渚時竊伏會稡而鋟之梓繼而庾使介軒劉公黻又刻之武陵端明木石先生尤公焴序於篇首二刻之行乎世也久矣昔我先公翊忠翼明爵知當宸入儀著作出更餘方於淮於荆於蜀於湘於嶺於鄞海嘉謨勝畧指陳平奏疏不援據古誼鋪繹事情炳然如丹其勳在王室書在國史至於眷頌賦詠游戲排偶足跡所至篇帙隨積其間代庭闈參幙書掾都曹片廊堂閫府諸所製作多山公手見者歎服目冠若佩

玉之文也先公少勵舉子業薦於漕者三晚賜舉常第殆
天者酬之而先公慨如以不得奮身場屋爲恨生平爲文
初若不經意或時掀髯散步俄頃抽思泉湧口授筆吏有
脫稿若五六十年間所作何限散逸亦不少矣歲戊辰先
公棄諸孤覩遺草而有愚儼慈顏其如對今所傳者手澤
存焉竊悲不肖大懼弗能讀以闕於前文人光嘗欲手抄
小帙未果會醫市求爲巾箱本以便致遠杓曰是區區之
心也亟命吏楷書以授之棗剞告成用識於後咸淳庚午
仲冬嗣男杓百拜謹書

續稿自識曰雜藁鋟梓出於兒輩裒次中多少作未嘗不
動壯夫之悔一二季間復應醻又欲從而續之姑徇其意

然軍書叢午中安有好語徒重作者笑實祚甲寅四月既

望

存悔齋詩一卷遺詩一卷 舊抄本 汲古閣藏書

冠 龔璛子敬著 後附補遺十七首明朱存理輯又七首則毛氏斧季所補也卷中有紅筆校改上方注云某俞錄本作某蓋從元俞楨手錄本校過者題籤係斧季手筆前後俱有毛子晉印記

此詩元係永嘉朱先生抄本楨從先生游故假以錄實至正五祀歲乙酉也時楨年十五今條過五載悦如舊夢歲月難留寸陰其可不惜深愧志不勝氣不能勇力以學撫卷頓成浩嘆謹書以深警毋待他日徒悔焉至正九年歲

己丑五月二十七日開封俞楨恐悚拜書

毛氏手跋曰余家藏元人集未逮百家意欲擇勝授梓閩中徐興公許以秘本五十種見寄奈魚雁杳然恐如也適馬人伯出龔子敬存悔齋稿示予猶未曾有其入年第一帙卷中有殘缺二處末有朱性甫補遺一十七首問所從來迺获溪王凱叟家藏本卷帙如新而凱叟已爲玉樓作記人矣掩卷相對泣然久之時崇禎十三年閏正月十三日毛晉識

毛氏手跋曰存悔齋詩世不多見先君從馬師借抄讀先君手跋在崇禎十三年閏正月十三辰生於是年六月二十六則跋書之日扆尚未生今犬馬之齒五十有六矣白

首無成深負女師之訓一展閱間手澤如新音容久杳不禁淚下沾衣也偶閱天平山志載子敬詩二首集中止有其一又從六硯齋筆記得絕句一首皇元風雅得詩五首并錄于右康熙乙亥花朝後二日毛扆識

翠寒集六卷啸臺集一卷元刊本

元吳郡宋无子虛著

馮子振序延祐庚申

子虛先余二十年雖知其嗜吟其亦未始置齒牙間自其壯年遊江東首見知中丞王公侍郎鄧公今承旨趙公皆序其卷最後集賢馮公開其詩欲行將有以資之而亦未嘗見其卷也公一日過子虛索稿子虛不容已遂出葉公

疾視嘿覽遇佳句概首肯而稱誦之謂子虛曰子詩真夠
意於唐者明當爲子序之翌日子虛袖二紙請馮公欣然
援毫不煩脫稿一揮千餘言非所謂登臺山巔下至於
題之前後何世次翁畧不少差其一二所許可皆子虛平
生得意句世所膾炙者子虛亟拜函喜坐客皆爲之歎服
吁士之處世能不逐聲利而獨嗜片言隻字以陶寫其心
腹不求人知有終其身而詩不傳者乎今子虛是也馮公
序其詩時己年踰耳順何一覽其卷而盡能嘿記佳句於
俄頃之間抑子虛之詩如正聲雅樂入耳而不忘耶序雖
攝其英爲公論余意猶衆集其堪擊節者恐不翅若是也
因徵余書獲識卷末且以紀馮之才之強記云至治二年

六月一日里人錢良右書

鄧光薦隣隮集序

隣隮集自序

梧溪集七卷　明洪武刊本卷一至四舊抄補　汲古閣藏書

元江陰王逢原吉撰　存卷五至末其卷一至四毛氏抄補案讀書敏求記云於劍映齋藏書中購得前二卷是洪武年間刊本如獲拱璧越十餘年復於梁谿顧修遠家借得後五卷鈔本亟命侍史繕寫成完書云云則刊本之稀可知此本雖止三卷零殘碎璧彌足珍貴異日如獲述古藏本俾成完璧快何如之幸何如之卷末有陸勅先手識云虞山觀稼陸貽典校補於汲古閣丁巳九月下浣

任澤民序至正丙戌

周伯琦序至正

陳敏政補刊後序景泰七年

夷白齋稿二十五卷外集一卷　舊抄本　季滄葦藏書

元臨海陳基著金華戴良編　此本比前所著錄本紙色

更舊蓋明初人抄本也卷首有季滄葦印記

戴良序至正二十四年

宋學士文粹十卷補遺一卷　明洪武刊本　文三橋藏書

明宋濂撰　卷首有文彭印記闕卷六至十抄補

劉基序洪武八年

宋學士續文粹十卷附錄一卷　明建文刊本

明宋濂撰　樓璉序題歲在辛巳蓋建文三年辛巳也

樓璉序歲在辛巳

鄭柏跋

林氏手跋曰宋文憲公景濂所著潛溪前後集皆刻於元至正間其入明後作文粹爲劉誠意所選定續文粹爲其門人方正學輩所選定而　文粹尤貴於世者則以正學與同門劉剛林靜樓璉手自精寫而刊於浦江鄭氏義門書塾也錢虞山受之云丙戌年曾於內殿見此集正學氏名皆用墨塗乙蓋猶遵革除舊禁也然則是集不特可貴而又難得矣信幾受業於汪堯峯先生之門先生以所爲文囑信任寫錄信未見茲集也而家有宋文憲之師元黄

文獻公集字畫行款皆精緻因倣其式以呈先生極喜復
書鄭重委托而先生歿矣越二年書成每懷古人事師
始終誠一之誼竊意義門所刊必有傳於世者何時得寓
目償所願焉今年夏吳江徐虹亭先生游閩數登佶書樓
見佶所跋堯峯文鈔後語因云予篋中有宋學士續文粹
子豈欲見之乎佶為踴躍不寐婣屬賫書至佶盥手展觀
恍見諸君子聚鈔一堂而佩服欽承之意猶隱約毫楮間
也其書字畫端謹與黃文獻集若相似版間有闕補者十
之二三若正學文方忠菴先生墓版文及送方生還寧海
詩與鄭柏後跋皆非舊凡涉方氏者槩不敢書名曰某某
即內府本用墨塗乙之意也佶肅觀卒業因跋其後以寓

景行之慕云時康熙甲戌秋九月望後一日鹿原林佶謹識

總集類

文選六十卷 馮氏竇伯陸氏勅先校宋本

梁昭明太子撰 唐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馮氏竇伯陸氏勅先據錢遵王家宋本校元和顧澗薲先生據周香嚴家殘宋本覆校殘宋本存卷一至六十三至十五十八至二十一二十八至三十九四十九至末凡三十七卷

文選序

上文選注表 顯慶三年

卷一後馮氏手跋曰己亥歲校過一次重檢後漢班傳對勘本文同異甚多注亦畧同疑善仍用舊注耳范史蕭選各自成書文字無容參改標諸卷首聊以志異也上郡武識

又陸氏手識曰庚子正月二十四日借道王宋刻本校其有宋本誤字亦畧標識以便參考貽典

卷二十六後馮氏手跋曰二十二日對此卷先有對者與錢氏宋本不同今一依錢本改竄亦有明知宋版之誤而不必從者亦依樣改之蓋校書甚難不可以一知半解而斟酌去取姑俟之博物者裁定之上郡武

陸氏手識曰此文選殊校出汲古主人同時馮寶伯手其

前二十卷又有藍筆則陸勅先所覆校也今年秋八月予屬蕘圃以重價購之復借薌巖周氏所藏殘宋尤袤槧本開馮陸所據者重爲細勘閱時之久幾倍馮陸補其漏略正其傳譌頗有裨益楷宋槧之尙非全豹也竊思選學盛於唐至王深甯時已謂不及前人之熟降逮前明幾乎絕矣唯詞章之士掇其字句以供鞶帨並其爲經史之鼓吹聲音訓詁之鍵鑰諸子百家之檢度遺文墜簡之淵藪莫或及也其間字經淺人改易文爲妄子刊削五臣混淆善本音注牴牾正文又烏能知之因訛致舛其來久遠承襲輾轉日滋一日卷帙浩富徵引繁多詞意奧隱不容臆測義例深密未易推尋雖以陳文道之精心銳志旣博且勤

而又淵源多助然學正一書猶時時有失況余仲林訛問以下據華遺實宜同自鄶矣廣圻由宋本而知近本之誤兼由勘宋本而能知宋本亦不能無誤意欲準古今通借以指歸文字參累代聲韻以區別句逗經史互載者考其異專集尚存者證其同而又旁綜四部雜涉九流援引者沿流而溯源已佚者借彼以訂此未必非此學之功臣也體用博大肖慚謭陋懼弗克任姑識其願於此并期與蕘圃交勖之焉嘉慶元年十二月二十日顧廣圻書於士禮居

唐詩極元二卷 秦氏百嚴手抄本 張起然藏書

唐諫議大夫姚合纂宋白石先生姜夔點 板心有又元

齋三字

梓易題至元五年

弗乘未詳何人手識曰此係吾鄉秦酉巖手錄庚寅上元日遵

王兄贈　弗乘

裴氏手識曰庚申九月九日得於虞城肆中　趙然

文苑英華纂要八十四卷元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　分甲乙丙丁四集列卷八十四闕甲集一至十六乙集二十三至三十七抄補是書藏書家皆以為宋槧今案全書宋諱俱未闕筆後有趙文序云姑述其略以贄高先生手抄之後則宋時未經刊板可知定為元刊似較確實傳是樓書目有高似孫文苑英華摘句未知

卽此書否

孝宗皇帝閱文苑英華周益公直玉堂夜且對上詢秘閣本太舛錯再三命精讐十卷以進一日侍公酒公以無佳本為言因自架中有此書間嘗用諸集是正頗改定十之二三公驚喜曰英華本世所無況集耶遂盡發去復以讐整者畀予研訂書奏御不為無分毫助也後以本傳之廬陵手書寄來急讀一過因取其可必用者僅為帙四又以奉公後答曰幾千卷鮮克展盡顧遂獵之精舉之確耶不減小洪公史辭也初予官越洪公方在郡日日陪棣華堂書研頗及史諱公曰不過觀書寫筆示不苟于觀耳予曰類書帙多字繁非惟不能盡記蓋亦未嘗盡見古人是以

有撮取之功然亟切於自用非爲它人設也洪公擧稱曰此正余意鈔亦出是歟洽使史公來訪越墅因從容視察見鈔本日錄元摘奇便於後學者也書來索甚力第二書報已刊第三書寄刊本令作鈔序亟論旨公洪公語以謝好雅嘉定十六年三月七日高似孫續古識

予少讀文苑英華因其浩瀚不能盡究後得鄉先生高公手抄文苑纂要四集計八十四卷復又撰十卷古詩考異凡古今名賢諸作有一聯一句至　至妙者必博采無遺予讀之神融心醉奇哉是書也世道不古讀書之道廢挾兎園冊者非惟莫之見且莫之聞文運天開東書混同聖天子下詔求經明行修之士試六經古賦詔誥章表以觀

其所學試時務策以觀其所能士之懷才抱器者莫不為之鳶飛魚躍崇儒重道之風古之菁莪不啻過之習科目者熟精此書鏖戰文場寸晷之下能使朱衣人暗點頭則題雁塔綰銅章特拾芥耳文苑一書 必遇賞音予老不能文姑述其畧以贅篇先生手抄之後云延祐甲寅冬後一日青山趙文序

樂府詩集一百卷 元刊校宋本 汲古閣藏書

宋太原郭茂倩編次 自卷一至卷六朝曰樂章毛氏子晉手校卷末俱有子晉手識校勘時日其夕月樂章以下則長洲王與公所校也前有無名氏跋殘闕大半推尋字句似是據錢宗伯家藏宋本校正也

李孝光序至正六年

周慧孫序至元初元　闕一葉

無名氏跋曰樂者六藝之一也樂部諸書孟堅著諸經籍之首貴與列諸經解之後陳氏直厭諸子錄棲藝之間愈趨而愈微眇追陳三山撰樂書二百卷凡雅俗胡部音器歌舞下及優伶雜戲無不備載博則博矣但腐氣逼人而風雅之趣湮沒殆盡能不爲之三歎耶太原郭茂倩集樂府詩一百卷采陶唐及李唐歌謠詞曲略無遺軼雖樂府之名肇之於漢　溯太古自雲門以來歷代首律忱然盈耳矣惜乎歲　元家版　能句讀因乞錢宗伯

余得徐陵玉下闕

王氏手識曰己卯四月十八日坐寶月堂校完此本始讀梅花出令人幽冷繼讀紫騮馬令人雄騁及後挽歌對酒諸作又不覺志念俱消欷歔泣數行下也文章能移人之情如此豈獨高山流水而已耶長洲王與公識卷二十七後

又曰己卯八月二十五日坐池上閱竟獨讀李嶠玉集有人老自多愁水深難急流之語人謂勝於老杜江平不肯流今閱此集又爲李嶠作古人詩文多有互見乃爾何耶衰年讀書但可量力而止兩日頗費翻閱覺頭涔涔然作痛也長洲王與公

愛日精廬藏書續志卷四終